翠袖乾坤

活人圖書館

余似心

到那一所圖書館，「讀者」不是告訴職員「要借哪一本書」，而是「想借哪一個人」，因為那是活人圖書館（living library）。

活人圖書館，外借的不是書，而是人。這是在二零零零年由丹麥的Kings Garden開始，原意是為了反暴力，消除人們的偏見，鼓勵對話，達至了解，減少種族及宗教衝突。該圖書館的海報有穿得好密實的回教徒，也有性感女郎及不同年紀的族裔。讀者可與這些人士聊天約半小時，了解他們的想法、習性、價值觀，從而對某一組群的人士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也透過對話，幫助人們對所持的觀念作出反思。這較閱讀一本書更主動地獲得所需知識、更切合個人需要。

活人圖書館廣為接受，在丹麥、英國、瑞士、美國、日本、羅馬尼亞、冰島、芬蘭、挪威、意大利、澳洲及中國內地也開設了，多附設在公立圖書館或教育機構內。

被「借閱」的人都有特別的背景，如政客、宗教人士、少數民族、變性人、同性戀者、釋囚、老兵及從事特別行業者，圖書館有專設網站預約。在西方國家，最受歡迎的活人圖書乃涉及政治議題的；東方則以從事特別職業者外借率最高。

這類圖書館已超越「每個人都是一本活生生的書」，而是「你主動來聽，我願意讓你明白」的意義。一個人的觀念乃從許多不同來源的訊息中收集而得，多是零碎的，是從個別體驗而得來，這類以偏概全的印象，容易在社會上產生誤解及不公平。面對面對話互動的溝通，是最佳的了解途徑。也較透過文字、圖片、影像的書本和網上等閱讀方式更直接、更具效率及影響力，同時節省了書寫、出版、製作等時間及費用，值得香港學習。

跳出框框

火車

蒙妮卡

英國偵探小說女作家阿加莎．克莉絲蒂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寫的《火車謀殺案》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）裡，豪華「東方快車」從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開出，以時速三十哩行駛，預計三天後抵達巴黎。

列車深夜途經巴爾幹半島，遇上大風雪被迫停頓，翌日清晨，美國富商遭謀殺，臥屍車廂內，嫌疑者十三人。克莉絲蒂的佈局，扣人心弦。

火車由土耳其至巴黎的三個日夜，兇手足夠時間展開謀殺行動。今天，飛機來往兩地不用三小時，打個瞌睡就到了。難怪「東方快車」遭時代淘汰。

自小喜歡火車。中學時坐火車去「遙遠」的沙田旅行，「隆隆」車聲下穿過山洞，黑漆漆的車廂伸手不見五指；女同學尖叫，男同學應聲伏地以示「清白」。當時我記起了克莉絲蒂，幻想車廂內發生「遇襲」疑案。

乘坐火車，樂趣無窮。某年從香港飛往巴黎，先去酒鄉波爾多，再乘坐火車南下亞維儂。車速緩慢，走了十個鐘頭；車窗外，右邊是蔚藍浩瀚的地中海，左邊是開遍山野的向日葵和薰衣草；沿岸小城依山而建，黃昏時抵達目的地，一輪紅日正沉落地中海……。此情此景，終生難忘。

去年坐火車，由德國柏林前往波蘭首都華沙，車速同樣緩慢。一名年逾八十歲的德國老先生，沿途不斷地向我誇耀柏林的迅速發展。我多次插嘴問他「您去過華沙嗎？」，他避而不答。到了終點站，還是沒答案。我驟然想起，二戰時納粹德軍進佔華沙。

慢吞吞的車速，可以欣賞兩旁如畫風景，也可以結識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。如今，法國以時速三百哩的子彈火車，穿梭南北；車窗外景色飛逝而過，乘客面對着椅背鑲嵌式高清電視，懶得與鄰座打招呼。

下一次火車旅程，是由北京經蒙古和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，歷時七日六夜。

琴台客聚

三代理科生愚公移山

潘國森

王亭之、潘國森、石見田，是少數著書質疑何氏領銜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的老中青三代理科生。潘某人大學時主修工業工程，自理轉文，是考獲英國政府承認的資格；是個「linguist」，即語言學人，不敢以語言學家自居也。曾有一位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的大將公開宣揚「雙重標準」，說一個字可以有「香港電台音」和「商業電台音」。這樣見人講人話、見鬼講鬼話的雙重標準是治學大忌，所以潘某人檢視此派的重要「文告」，即香港大中小學師生被逼熟讀的「何氏百字錯音表」，逐字指出其雙重標準，以證明他們口說查《廣韻》，卻不斷「有法不依」。

有人認為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是按《廣韻》的「從切派」，亭老掛帥反「正讀TM」的一批人則屬「從俗派」。我曾經澄清這批反對分子勉強可以說是偏近「從師」多於「從切」，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則以雙重標準治學，是「偽廣韻派」，說得再明白一點是「從何派」。「從何偽廣韻派」的實際運作是敢從《廣》則從《廣》，不敢、不能從《廣》便從何。過去有些人被潘國森批評得在學術辯難上無力招架，對付的辦法一般是罵我「借批評名人上位」。這招術很好用，一下子就轉移了視線、迴避了是非對錯。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團夥用「不戰不和不守，不死不降不走」的「葉名琛六式」應付亭老的責難，當然更不用理會姓潘的無名小卒。

「王亭之」雖然是筆名，但亭老的「本尊」人盡皆知，跟署真名無異。石小老師則另有考慮，他說工作跟語文無關，怕老闆知道會覺得他「不務正業」！為此不禁慨嘆，傳媒將「八十後」說得一文不值，一竹桿打盡一船人，令到香港年輕人的學術自由，只可以到互聯網中求！如此亦好，石小老師不願曝光，幾年來連一文錢稿費都沒有領過。一不為名、二不為利，要毀謗也「找不出藉口」！

亭老用二十世紀以後漢語方音學的標準研究法質疑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而未獲「受理」；「博士團」對潘國森試圖以《廣韻》破《廣韻》亦不聞不問。可以預期他們對石小老師亦是依樣葫蘆。何氏叫人多查字典，石小老師的專著《解．救．正讀》用「查字典」破「查字典」的方法，結果證明市面上流通的字典，於常用字大多不依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。原來「何氏一派」不論著書、立說、教學，手寫口講時都總是遺留重點、不盡不實。其實他們要求大家只查「何氏一派」的字典。何不早早講明「中文系博士正讀」其實就是「罷黜百家，獨尊何氏」？其實就是「依人不依法」？

二零零七年，「三十後」理科生揭竿而起，點名批評「中文系博士」自封的「正音正讀」，被傳媒形容為「高調」，然後「六十後」響應。「調」高在何處？指名道姓無非為便利讀者，亦為正常學術辯難的「基本動作」。今天有「八十後」生力軍接力，誠意推薦這部免費書《解．救．正讀》。

後事如何？理科生習慣以理服人，不似他們這夥「中文系博士」一味文過飾非。如果十年八載之內仍徒勞無功，希望陸續有「九十後」、「千禧後」加入我們「愚公移山」的行列。文科生、理科生不拘。

《解救正讀》閱後．二之二）

百家廊

盧一心

泰寧去看古城

泰寧古城是很有懸念的，因此，也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
或許，它沒有陝西西安那種歷史悠久和古樸，也沒有北京皇城那種大氣和厚重，甚至不如河南、河北有那種歷史的滄桑感和使命感，但是，來到這樣一座古城，你絕對不敢小視這座古城，因為這不是一般的古城。不僅心靈會產生碰撞，還會有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，一方面好像走進了歷史，另一方面又彷彿被歷史牽引着走出來。我承認，我對這座古城還不是太了解，但這似乎並不太重要。

在我有限的認知裡，泰寧地理位置獨特，位於福建省西北部，武夷山脈中段的杉嶺支脈東南側，人口只有14萬多，可是，泰寧卻有「漢唐古鎮，兩宋名城」之稱，且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這裡繁衍生息，這樣的古城令人敬畏。

有關泰寧的史料是這樣記載的：早在5000多年前，閩越人的祖先就在這裡刀耕火種；2000多年前，福建歷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記載的君王閩越王無諸在此建立行宮、巡遊校獵並長眠於此；1000多年前，泰寧開始建鎮設縣，宋朝為閩中之大邑，是福建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；如今，泰寧是全國21個原中央蘇區縣和全國「百個紅色經典旅遊景區」之一。可見，泰寧不僅歷史悠久，經歷也豐富。

對泰寧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，泰寧是一個皇帝賜名的地方。公元1086年宋哲宗皇帝將孔子家鄉闕里府號「泰寧」賜作縣名，以示褒揚，延用至今。這位宋皇帝之所以會為這小地方賜名，是因為自北宋以來，這個小地方就出了不少人才，可謂科甲連第、人文鼎盛，最經典的說法就是創造了「隔河兩狀元、一門四進士、一巷九舉人」的科舉盛況，加之繞城而過的金溪與山東曲阜泗水同樣西流的靈異，故宋哲宗皇帝為之賜名，也不奇怪。唐初，泰寧稱金城場（含泰寧、建寧、寧化），唐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金城場分置歸化，黃連二鎮（歸化即泰寧）。五代南唐保大四年（946年）改鎮為場，南唐中興元年（958年）升場為歸化縣。北宋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鄉人狀元葉祖洽托閩使張汝賢奏請朝廷改名，因此才有以上典故。不僅如此，這裡還是朱熹、李綱、楊時等古聖先賢講學、著書立說的地方。

如今，這座古城最著名的景點便是坐落於城中的「尚書第」。顧名思義，尚書者相當於現在正部級以上官員的府第，何況這是兵部尚書的府第，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長，地位之尊，不言而喻。此人便是明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進士，天啟間協理京營戊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春燁。關於李春燁，史料是這樣記載的，李春燁（1571-1637年）明末天啟年間兵部尚書，泰寧城郊際溪村人，字侯質，號二白。不過，李春燁雖然貴為明代天啟朝的兵部尚書，但《明史》無其傳，《福建通志》也無其傳，就連地方志書，如《邵武府志》、《泰寧縣志》都不為其立傳。這可能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：一是魏忠賢把持朝政時，大肆封官許願，戶部、工部各有五個尚書、兵部也有四個尚書，所謂尚書多如狗、侍郎滿街走。何況李春燁在尚書一位上呆得時間很短（僅一年），也沒有甚麼特別突出的事跡，不立傳也可以理解。二是他有「污點」，依附閹黨，而「閹宦之如毒藥猛獸，數千年來，人盡知之矣！」（《明夷待訪錄．閹宦》）所以，為讀儒家百書的文化人所不齒的。當然，如果他是一個大奸大惡的閹黨，也可以立傳，《明史》中就有一個「閹黨傳」。問題是，李春燁在閹黨中也只夠個「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」的角色。所以，我們現在能收集到有關李春燁的資料是少之又少。

■整座古城以灰色調為主，兼以黑白相間的詠歎。　網上圖片

這樣的史料記載是令人意外並充滿懸念的，因為當我們走進「尚書第」時，會歎服於它的建築風格與氣派。目前「尚書第」保護還很完整，面積達四千多平方米（南北長87米，東西寬52米），主體建築為五幢，輔房八棟，分五道門一字排列，除廳堂、天井、迴廊外，有房120餘間，均係磚、石、木結構。那些甬道、庭院、走廊、天井等全用花崗岩石板鋪設，廳堂是方磚地，天井有石柱花架和石水缸。庭院前的甬道，分南北二門進出，北端有儀仗廳、接客廳。甬道設五重門樓，橫匾分別有尚書第、柱國少保、四世一品、禮門、義路、曳覆星晨、依光日月、都柬等石刻。「尚書第」內還闢有「明代蠟像館」等。這樣的建築風格與氣派確實不是普通官員可以享受的，可他在歷史上的記載卻是那麼少，顯然是有原因的，這也是令人好奇的地方。據了解，「尚書第」已被列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，其獨特的建築風格與氣派，對於研究明代建築也具有較高的價值。

泰寧古城的魅力當然不只是一座「尚書第」，其最主要特點是徽派建築風格，也就是整座古城以灰色調為主，兼以黑白相間的詠歎。走在這樣的古城，去聽聽一千多年來甚至更久遠的足音，還有淅淅瀝瀝的雨滴聲，真有一種曠古的感覺。如果再稍加想像一下，幾百年前，古街上紛紛攘攘的人群中，人們提着燈去橋頭邊或到戲院裡看戲的情景，簡直絕妙了。泰寧的戲種主要是梅林戲，其源於清乾隆年間，乃徽劇南下劇種之一，與京劇同宗同源。此外，儺舞和燈舞也成了泰寧雙絕。儺舞源於3000年前的殷商時期，形神兼備、舞姿粗獷，不愧為儺文化的活化石。燈舞品種繁多，有龍燈、橋燈、魚仔燈、線香燈、赤膊燈、蚯蚓燈等各具形態，難怪每年舉辦都是熱鬧非凡，也唯有這樣的古城才會給人諸多的想像。

不過，我對泰寧古城的好奇，遠不止這些生活中的歷史場景和民俗風情，泰寧古城周邊的山水是令我着迷的另一個興奮點，正是因為它們才使泰寧古城更加富有魅力和傳奇色彩。2005年泰寧風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為世界地質公園，成為福建繼武夷山之後的第二個世界級旅遊區。2010年泰寧成為「中國丹霞」世界自然遺產六個遺產地之一。泰寧的大金湖、上清溪、貓兒山、峨眉峰、狀元岩，尤其是世界地質公園和寨下大峽谷，實在太讓人着迷了，可惜我未能一一遊玩一番。是的，泰寧有太多的景點都是世界級的，還有不少的景點等待開發和綜合利用。總之，在這樣的山水和大背景的映襯之下，泰寧古城更加神秘了。或許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山水，泰寧古城才會人才輩出，人傑地靈也成最好的寫照和最生動的詮釋。不過，泰寧能否更好地凝聚周圍山水的靈氣，讓古城煥發新的魅力和神韻則有待觀察。換言之，建設其實是一把雙刃劍，如何使用是關鍵。

生活語絲

我的母親

吳康民

我的母親方靜嫻，在我十歲時就去世了。所以留下的印象不多。至於她如何協助先父鬧革命，那都是我的大哥告訴我的。

有兩件事卻是留有記憶。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，國共分裂，父親是共產黨員，被國民黨通緝，逃亡香港，再去暹羅（今泰國），那時我才是三、四歲左右。

暹羅天氣炎熱，華僑認為每天必需淋浴三、四次，方可避免中暑。於是母親早午晚都要強迫我進行淋浴，而且就在水龍頭前用冷水照頭淋下。每淋一次，我都哭着說，「不要淋我的頭。」

後來父親被暹羅當局以政治活動為由逮捕，並遞解出境，終於來到香港。童年時就讀於深水埗的一家私塾「南方書院」。校長姓潘（是前香港中銀集團副總稽核潘靜安的父親，已逝）。這家學校上午全部讀四書五經，下午才教英文和數學。上課之前每個學生都要背一段昨天教的論語、中庸或秋水軒尺牘，背不出或背錯漏字，就用戒尺打手心。小孩子讀這些古文，囫圇吞棗，如何能背得一字不錯？於是打手心的機會很多，我常常哭着不肯上學，就是母親哄騙兼強拉着上學堂的。

母親是一位有膽識敢作敢為的婦女，雖然對革命理論一知半解，但她知道父親做的是正義事業，於是堅決支持。而且臨危不亂，頗有機智。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，父親已被通緝，但他潛回家鄉進行活動。外祖母以為設一酒席邀請當縣公安局長的堂侄出席，當作「和頭酒」便可使女婿相安無事。殊不知筵席未開，縣府偵緝隊已到，把父親拘押，說是國民黨通緝要犯。母親居然能造訪當地許多士紳央請作保，方得脫身。

父親在暹羅被遞解出境，原擬遞解至原居地汕頭。母親四出活動，知可花錢賄賂暹羅警察，更改遞解登岸地點，乃張羅借錢，打通關節，全家得在香港登岸。

我曾捐款在增城及我所主持學校設立紀念小學和紀念室。小學已被停辦、紀念室尚存。

思旋天地

暑期遊學之選

思旋

時光荏苒，轉眼七月已過，暑假亦過半了。炎炎夏日，確令人懶洋洋提不起勁。天氣惡劣，又掛風球，影響出外度假吃喝玩樂的親子樂情趣。不過，有條件的家長每屆暑假必偕寶貝遊學去。往常選點在歐美，目的是讓寶貝先行熟習歐美文化，以便為留學准備。自香港回歸祖國後，香港與內地不但經貿關係密切多了，文化交融亦大增。香港家長安排子女遊學，內地各大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和廣州都成了熱點。事實上，京、滬、穗三大城市與香港生活質素差距不大，生活習慣易融合。家長目的是好讓孩子們能更多熟悉國情、中華文化和學習普通話。若然，要體會北國風情，享受一下大自然生態文明風光的話，我推介不妨帶孩子北訪內蒙古。毗鄰俄羅斯的滿洲里，自七月始，逢周二、周五，香港有旅遊包機對開，不用先飛北京再作轉機之煩了。遊學也好，旅遊也罷，這兒有現代化星級酒店，也有蒙古包濃厚民俗民風的招待。當然啦，生活條件略差，但亦可藉此鍛煉一下在溫室長大的寶貝的刻苦耐勞精神。

回程時，不妨買點手信饋贈親友；吃的有「牛肉乾」、「羊肉乾」，以及有益食品「山木耳」，擺設的有充滿俄羅斯風情的俄羅斯套娃——套中有娃，多至廿個大小不同的娃哩。往年買的只是如童話故事女主角娃娃，最近新出品竟然以列寧、斯大林、普京等知名領袖作像作套裝禮品。在毗鄰俄羅斯口岸城市，到處可見套娃備受男女老少歡迎。若你到訪內蒙古而本身又是羊肉痴客的話，可真所得其樂矣。我在內蒙雖只匆匆數日，但每天吸引着我們的是「手抓羊」和「涮羊肉」等，每餐大快朵頤滋味無窮哩。

籌備多時的全國大學生運動會將於八月十二日在深圳隆重開幕。這是青年人體育界大盛事。如此盛會主禮嘉賓必然是來自中央的國家領導人。深港一河之隔，此國家領導人首次移步訪問香港是大有可能的。香港市民熱烈歡迎他。

網人網事

好在有微博

狸美美

上周六，是個無數網民都無法忘記的日子。當天晚上，由杭州開往福州的D3115次列車在溫州疑遭雷擊停下，而後被北京開往福州的D301次列車追撞，四節車廂跌落橋下。目前官方報稱四十人死亡，至少一百九十二人受傷。在這起事件中，微博顯示了它無比強大的力量，讓人們扎扎實實地感受到「微博時代」已從「來臨」進入「強盛」階段。而在這樣一個史上少有的複雜迷離事件中，正是微博的挺身而出，讓真理有了與黑幕針鋒相對的機會，讓那數十條冤魂有了瞑目的可能。

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八點二十七分，在所有的專業媒體都渾然不知的時候，名為「Smm_苗」的網民在新浪微博上發出了第一條現場消息，稱狂風暴雨中的動車行駛得不太正常。此後，更多的現場微博被乘客或附近居民源源不斷地發出，全程直播着整個事件。而從微博上的民間記者爆出消息到最快的傳統媒體——電視發出報道，中間整整間隔了四十分鐘。

除了直播事件，微博上幾乎在同一時間發起了全民援助總動員，成千上萬的網民轉發了溫州血庫告急的帖子，而事發後不到三小時，就有五百多名溫州居民響應微博號召連夜跑去獻血。事發四十八小時，關於「尋親」的微博已突破百萬條，人們以一己之力匯聚成強大的草根力量。

然而最重要的，還是質疑，拋出了一個個犀利的質疑。「停車長達半小時，為甚麼沒能通知後面的車？」「到底是雷擊肇禍還是調度不力？」「為甚麼要那麼快通車？」「為甚麼迅速掩埋了車頭？」「為甚麼宣布沒有生命跡象後又挖出了倖存者？」「為甚麼至今沒有公布乘客名單及死傷名單？傷亡到底是多少？」「為甚麼安全錘砸不開窗戶？」「出事以後列車員都去了哪裡？」「防追尾系統為甚麼失靈？」……這一個個問號在微博上被成千上萬次地轉發，戳痛着一根根神經。

而質疑之後，是更深切的反思。有網民寫下了這樣一段微博：「到了打個雷就能讓火車追尾、過個車就能讓大橋垮塌、喝幾包奶粉就能造成腎結石的地步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再置身事外。今天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駛的動車，你我不是看客，你我都是乘客。」好在有微博。

■微博上傳出的第一張照片，旅客在停駛的車廂內。　網上圖片